



天津运河故事

天津市档案馆 编

天津出版传媒集团
天津人民出版社

天津旧事丛书

天津运河故事

天津市档案馆 编

天津出版传媒集团

天津人民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天津运河故事：天津市档案馆编.
—天津：天津人民出版社，2014.6
(天津旧事丛书)
ISBN 978-7-201-08740-5

I. ①天… II. ①天… III. ①大运河—史料—天津市
IV. ①K928.42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4) 第 112021 号

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、发行

出版人：黄 沛

(天津市西康路 35 号 邮政编码：300051)

邮购部电话：(022) 23332469

网址：<http://www.tjrmcbs.com.cn>

电子信箱：tjrmcbs@126.com

天津午阳印刷有限公司印刷

2014 年 6 月第 1 版 2014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

787×1092 毫米 16 开本 18 印张 1 插页

字数：360 千字

定价：48.00 元

编辑委员会

编委会主任 荣 华

副 主 任 刘同芝 张俊桓 方 昀

杨文杰 李 政 林学奇

张 莹 李 蔓 李文菊

刘振义 张国庆 徐希虎

李广波

编委会成员 于学蕴 周利成 李 绮 胡荣华

主 编 吉朋辉

序

荣 华

京杭大运河是中国的一个奇迹。自元至今七百多年的历史，从南到北近1800公里的长度，时间与空间的双向维度造就了她的丰富厚重，因此才会有“运河文化”这一大命题，也才会有大运河申请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这一盛事。

很显然，运河文化的承载者不单是这条河本身。在近千年的流淌中，大运河水所携带的文化基因，早已沉淀在沿岸无数个与运河息息相关的城市、乡村之中，落地生根，开花结果。在大运河自身功能早已衰退的今天，运河文化的真意，也只能到这些承载运河记忆的城镇中去找寻了。

我们很荣幸，就身处这样的一座运河城市——天津。天津之所以有资格被称为运河城市，不仅在于她因运河而生、因运河而盛，更由于她在过去数百年间的历史，本身就是对运河文化的极大丰富。大运河浇灌塑造了天津，而天津又反过来丰富提升了大运河，二者互利共赢，相得益彰。也正因为有了这样的关系，天津的运河文化才具有了深刻性和丰富性。天津市档案馆是天津历史文化的一个承载者，我们有责任将这种深刻性和丰富性展示在世人面前，为大运河申请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尽一份绵薄之力。这也正是我们编辑这本书的初衷。

为了更好地理解天津的运河文化，我们有必要对天津段运河以及天津的历史作一番回顾。今天天津段运河的格局，早在七百多年前的元朝就已经形

成。元朝统一中国后,设大都为首都,保障首都的粮食供给成为当务之急。为此,元政府将已经淤塞的隋运河北段取直,由徐州直接向北,经济宁至临清,进入隋运河的永济渠段,北至直沽三岔河口,南运河由此形成。同时,忽必烈下令将通州以南的潞河水道加以修整,作为大运河的主航道,与南运河在天津三岔河口交汇,这就是后来赫赫有名的北运河。京杭大运河由此实现了南北贯通。此后的明清时代,除了明初永乐年间进行的修整疏浚外,天津段运河再无大的变化。

综观元明清三代,天津之所以被作为辅弼京畿的重镇,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在于她扼守着大运河通向京城的咽喉。明成祖朱棣由三岔河口附近的南运河渡河南下,夺取皇位,对此要冲咽喉的地位十分清楚,因此即位后即在此处设立卫城,赐名“天津”。直到清朝末年,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进入中国内地,首先瞄准的仍然是三岔河口的炮台。元明清三代漕粮自南向北运送,无论是通过海运,还是通过河运,都要在天津转船进京或就地入库,因此早在元朝初期,政府就在大直沽设立了漕运管理机构,又先后立广通仓、南仓、北仓等仓储基地。明清两代,“白万仓”、天津三卫仓廩及北仓廩相继建立,到清末废除漕运为止,天津作为大运河畔转运枢纽和仓储基地的特殊地位,一直保持了六百余年。

三岔河口所代表的天津运河城市文化,与杭州、扬州相比是毫不逊色的。这里诞生了繁盛的城市商业。由漕船附载的商业运输,使得天津在元代就出现了“一日粮船到直沽,吴罍越布满街衢”的景象。到了清代,所有漕粮、货物都必须在这里装卸,然后进行贩卖或转输,于是“燕、赵、秦、晋、齐、梁、江淮之货,日夜商贩而南;蛮南、闽广、豫章、楚、瓯越、新安之货,日夜商贩而北”,天津成为南北商品集散之地,因此造就了天津“通舟楫之利,聚天下之粟,致天下之货,以利京师”的特殊地位。这里还诞生了以水西庄为代表的文人文化、以天后宫妈祖信仰为代表的民俗文化、以望海寺为代表的寺庙文化,这些共同构成了天津运河城市文化的丰富内容。

但城市文化不是天津运河文化的全部，因为历史上的大运河纵贯了今天天津城乡的版图，而并非只局限于天津城。北运河流经了武清区、北辰区、河北区，在三岔河口和南运河交汇（1918年海河裁弯取直后，北运河流至三岔河口前汇入子牙河）；南运河则流经静海县、西青区、红桥区至三岔河口，与北运河交汇。南、北运河汇入海河后经大沽口流入渤海。数百年来，南、北运河在沿岸的广大区域内造就了河西务、杨村、北仓、杨柳青、独流等一系列独具特色的历史名镇，培育了两岸商贸、民风、建筑、饮食、风俗、艺术等诸方面文化的发达，留下了极为丰富的历史文化遗存。在南北运河及其两岸，还发生过许多可歌可泣的历史故事，涌现出过大量名门望族、杰出人士。各区县运河文化既同受运河的滋养，又深深打上了地方文化的烙印，因此既丰富厚重，又多姿多彩。如果忽视了这些文化元素，天津运河文化，无疑是很不完整的。

对于天津段大运河，我们需要讲、可以讲的东西实在是太多太多。因此我们的选材不求全面，只求能撮其要。打一个比方，我们没有打算网罗一条星河，而只是撷取了天空中最为闪亮的若干星辰。当然，这些星辰也必须能够代表整个星空的不同分野。全书分为运河变迁、漕运沧桑、史迹遗踪、村镇辉光、历史风云、名门彦杰、民俗画卷、往事追忆八个部分，既涉及运河自身的发展历史，又反映运河岸边的经济文化历史，并力争将天津城区与各区县运河文化资源做一次整合，以点带面，以局部映全景。

本书得到了南开区、河北区、红桥区、北辰区、西青区、武清区、静海县等区县档案馆的大力支持。天津各个区县早就涌现出了一批文史专家，他们对故乡怀有深厚的情感，大运河自然是他们关注的一个重点，他们为了运河这一主题在这里聚会，他们的文章成为本书的中流砥柱。我们还有来自学术界、文史界关注天津历史文化的新秀，热爱大运河的文史爱好者、收藏家，他们的文章也为此书增添了光彩。我们对文章的选择，在通俗性原则的前提下，没有拘泥于一定的风格。由历史到现实、由案头到实践，既有文史专家们经过多年积淀精

心捧出的杰作，又有运河研究学者通过历史档案梳理运河发展脉络的研究文章，还有直抒胸臆地描述运河真实样貌的回忆。学术的严谨与世俗的温情交相辉映，历史的厚重与生活的鲜活相得益彰。书中还配有 100 余幅历史照片，其中近 70 幅选自天津市档案馆珍藏的照片档案，为首次公布，直观地展示了天津段大运河不同历史时期、不同侧面的风采，相信一定会让读者对我们前面所提到的深刻性、丰富性有新的体会。

目 录

运河变迁

元朝开通北运河 / 3

贯穿静海的南运河 / 6

凿运河·踏袁氏·平乌桓——曹操与运河开凿 / 10

《清代京杭运河全图》中的天津段运河 / 14

天津的发祥宝地——三岔河口 / 17

古人诗歌中的三岔河口 / 23

竹枝词里的津沽运河 / 27

漕运沧桑

北运河钞关成名镇 / 33

河西务十四仓的历史传奇 / 37

皇粮仓储重地——北仓廩 / 41

明代的天津运河水次仓 / 45

北大关的繁华旧影 / 49

七百年前的天后宫 / 54

史迹遗踪

- 三代清帝与武清运河 / 63
- 河西务的白河书院 / 69
- 三代古邨河西务 / 73
- 身世传奇的杨村双龙桥 / 77
- 运河第一古渡——蔺家渡口 / 82
- 桃花古寺的历史与传说 / 86
- 北运河畔北善堂 / 90
- 运河第一庄——水西庄 / 94
- 三岔河口的三处“准行宫” / 100
- 南运河畔凤凰台的来龙去脉 / 106
- 南运河畔文昌阁 / 111
- 南运河畔一怪——城隍庙在城外 / 115
- 小稍直口福寿宫 / 120
- 减泄南运河水的马厂减河和九宣闸 / 124

村镇辉光

- 大运河与杨村 / 133
- 河西务城话繁华 / 138
- 南蔡村镇的历史脚步 / 142

三岔口北岸金家窑 / 146
水旱码头兴古镇 / 151
曾经的尔家庄 / 155
南运河畔的千年古镇独流镇 / 159

历史风云

河西务血战八国联军 / 167
护送彭真过运河 / 171
黄金祥献计北仓之战 / 175
大运河上的革命火种——义和团运动 / 180
赶大营的先声——赶大河 / 184

名门彦杰

河西务走出的杨家将 / 189
杨村好汉沙铁杆 / 194
北运河畔穆家军 / 198
温世霖母子办女学 / 204
陈立夫与天津桃花堤 / 209
南运河畔的文章世家 / 212



民俗画卷

北运河放河灯 / 217

“杨村糕干”造就杜家大户 / 219

杨村老商号知多少 / 223

北运河金家果子摊儿 / 228

北运河与北辰地名文化 / 231

运河水酿天立老醋 / 237

南运河的冰床与冰床诗 / 242

往事追忆

外国人眼中的天津段北运河 / 247

北运河情怀 / 252

欢腾的生命之河 / 256

南运河漕船叉当事件 / 260

南运河卖水人 / 263

南运河忆旧 / 266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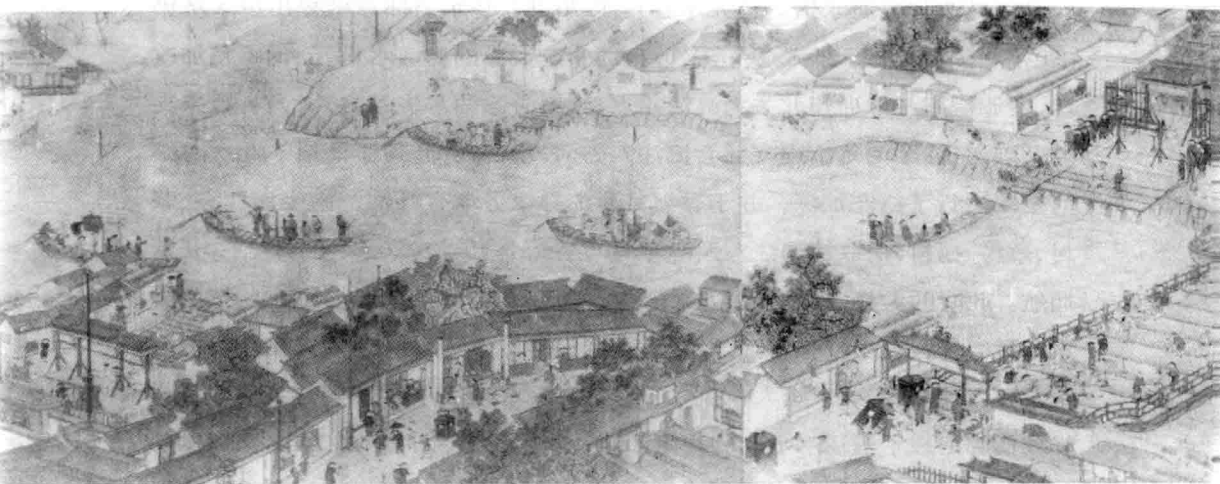
南运河拉纤 / 269

A decorative rectangular border with intricate, symmetrical scrollwork and floral patterns at each corner and along the sides, framing the central text.

运河变迁

元朝开通北运河

北运河发源于坝上地区的河北省沽源县(即沽水之源),终止在天津三岔口。以其两岸遍布白沙,亦名白河、白潏河。又因其性悍多淤,迁徙无常,故又被民间俗称为自在河。其中由通州至天津一段,另有一名,曰潏河,这就是流经武清全境的北运河。



潏河督运图

在以漕运为主的漫长历史进程中,我国历朝历代开凿的人工运河多不胜数。其中流经最长,向来被元、明、清三朝视为军国命脉的京杭大运河,即是在汉隋运河的基础上,最终由元朝连接、改造而成的。

东汉建安九年(204年),曹操为统治河北,讨伐乌桓,曾耗时三年从黄河向

北修通了著名的“白沟”，使黄河南北的运河实现了贯通。此后又接连向北开凿了平虏渠和泉州渠，使其北端直达武清(时称泉州)境内，得与潞河相通。

三百六十余年后，隋炀帝出于发展漕运和南北巡游的双重目的，几乎倾尽全国之力，重新对这条运河进行了全线开挖、改造，并再次向南北两端延伸。北端由静海独流折向西北，新开永济渠一道，直达蓟城(今北京西南)。从此形成了北起涿郡，南至余杭(今杭州)的隋朝大运河。按时下政区，共流经京、津、冀、鲁、豫、陕、皖、苏、浙9个省市，全长约5400华里。

至元八年(1271年)，蒙古改国号为元。翌年改中都为大都(今北京)，正式作为都城，全国政治中心由此实现北移。当时的北方地区大多未经开发，物产十分有限，都城建设及一切军需民用无不仰给于江南。故从定鼎之初，便开始对隋朝大运河进行全线疏凿、改造，以满足漕运的需要。其中规模最大、影响最深的工程有三项：

一是改行潞河水道。至元十三年(1276年)，督水监郭守敬提出废永济渠(即由静海独流至涿郡蓟城一段)，改行通州至天津的潞河水道，元世祖稍加改动，便颁旨施工。通州北关为潞河始点，其上游除沽水主流之外，尚有数条支流及潮河、温余河等诸水在此会流注入潞河，水源充沛，适于漕运。此次对潞河全线进行了拓宽加深，并于香河城西的孙家务取直开沟，南经河西务、蒙村、蔡村、杨村，仍取笕沟注入天津海河。至元十七年(1280年)全线竣工，开始通航。此时的大都，营建工程方兴未艾，军民人口已逾百万，对漕粮、物资的需求与日俱增，仅靠一河漕运已经无法满足。在此情况下，元世祖又下令发展海运。因河、海漕船载重量大，吃水深，均需在天津转驳，再经潞河运抵通州。这样就使潞河成了漕运咽喉和制约瓶颈。故于至元二十四年(1287年)，又以修柳林河的军士三千，民工两万，再次对潞河实施疏浚裁直，不仅将河道进一步拓宽加深，而且还将其航程缩短了一百余里。是年，又在河西务置漕运总司、漕运使司，并兴建了十四仓以储皇粮。元、明两代，潞河之名一直沿用，直到清朝雍正年间才改称北运河。

二是裁弯取直。因隋朝建都于长安(今陕西西安)，其漕运航线必然以京城为中心，故在隋运河的中段向西绕了一个“人”字形大弯。至元二十六年(1289

年),元世祖调集夫役 250 余万,按郭守敬提出的设计方案,从江苏徐州以北至山东临清之间凿渠 250 余里,使其北端径直与永济渠(南运河)接通,一举将那大弯全线裁掉,使整条航线一下缩短了近 1600 华里。这段新河被元世祖赐名“会通河”。

三是引漕入京。大运河改行潞河水道之后,几经河、海漕运而来的粮米、物资均无法直达大都,故在沿途的北仓、河西务、张家湾、通州等地设置了许多仓场,以备临时储存,待日后再由陆路车运入京,这无疑大大加重了装卸搬倒之苦和沿途损耗之巨。为解决这个难题,元世祖再次采纳郭守敬的提议,于至元二十九年(1292 年)开始兴工开凿通州至大都城里的运粮河。此役耗时一年有余,用工 280 余万。竣工之后,南来的漕船尽可直达漕运终点积水潭码头,官民因之大受其益。元世祖为之大悦,赐名“通惠河”。

通过以上三大工程,从京城至杭州的大运河全线畅通,并将航程缩短到了 3600 余华里,名副其实的京杭大运河由此正式定型。此后的明、清两代虽又屡经疏浚、改造,但其基本走势并无大变,共流经京、津、冀、鲁、苏、浙六省市。据今测量,其准确长度为 1794 公里。

潞河从 1280 年正式纳为京杭大运河的上游主流,自北向南纵穿武清全境。其北从安平镇入境,南至直沽终点三岔口(在天津市金刚桥附近),所经之地当时均属武清辖界。清雍正三年(1725 年),始设天津州。八年(1730 年)划县南 142 村归于天津县,武清境内的北运河段由此改退至马家口村东(现属黄庄街)出境。新中国成立初期,又将县北安平、红庙、土门楼等村划归香河县,北运河从此改由大友堡村东流入武清。目前,其过境实际里程为 62.3 公里。

由元迄清的数百年间,武清因北运河的开通而迅速发展,因漕运的兴起而日益繁荣。如今虽已时过境迁,但这段历史应为武清人所永远牢记。

(陈景山)